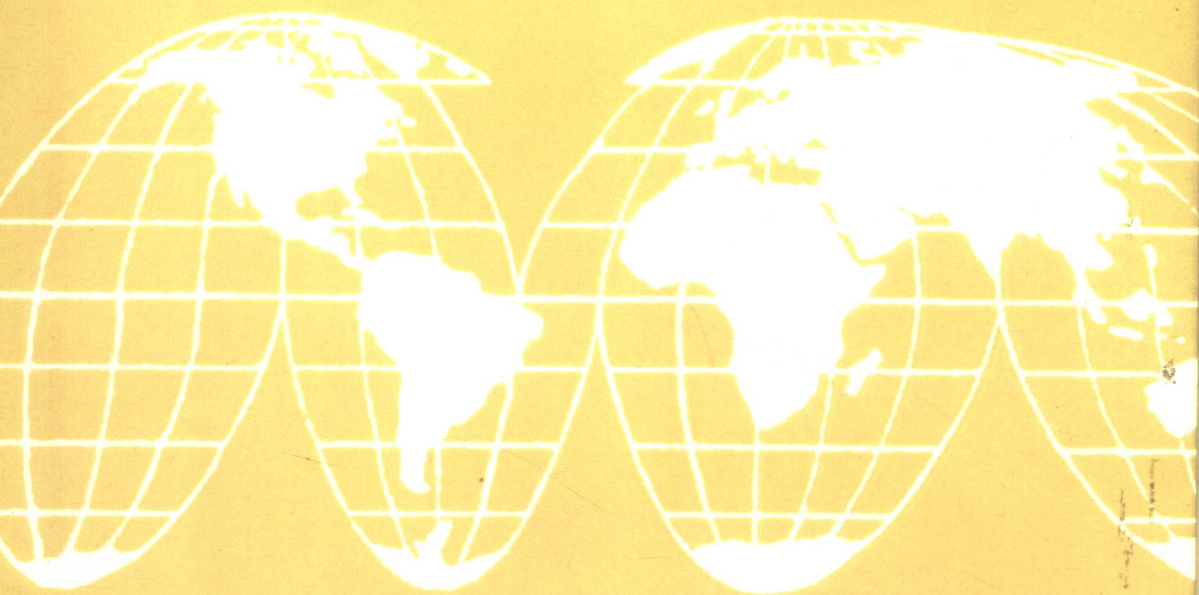




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

凌建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12·

巴赫金哲学思想 与文本分析法

凌建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凌建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12)

ISBN 978-7-301-12823-7

I. 巴… II. 凌… III. 巴赫金(1895~1975)—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852 号

书 名: 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

著作责任者: 凌建侯 著

责任编辑: 袁玉敏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823-7/I · 19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378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本著作的研究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特此致谢!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申 丹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区 鋈	王守仁	王 建	任光宣	许 钧
刘文飞	刘象愚	刘意青	陈众议	郭宏安
陆建德	罗 芑	张中载	胡家峦	赵振江
秦海鹰	盛 宁	章国锋	程朝翔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振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研究巴赫金：理解与对话

人文学术的交流，巴赫金区分为两种境界。接受他人文本，源文本能弄通，能阐述明白，这是理解的境界。进一步做出应答，以自己见解与之切磋，推导出新意，便上升到了对话的境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巴赫金研究，恐怕可以说正在超越理解的阶段，向着对话努力。摆在面前的这本专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个有说服力的佐证。

就说理解，巴赫金也是很难的题目，涉及多个学科，贯通古今，读懂他的全集已非易事，准确认识他的整个思想，更其困难。我特别赞同的一点，是作者立意高远，要从哲学思想这个根子入手，宏观地把握学者一生的理论建树。这里，做到什么程度固然重要，有没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尤其重要。阐释巴赫金的学理，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观念、某一范畴，是自然之理，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巴赫金其人来说，只弄清他主张什么，不追问他为什么有此主张，这主张同他的人生理念有何关联，就等于什么也没理解。试想，离开他在人的社会存在、位置与责任、自我与他人、生活与艺术等问题上的坚定而系统的信念，怎么能真正领会对话、独白、他人这类命题的实质呢？把他的对话观泛化为一般地提倡对话，或者置疑复调小说几近空穴来风，不就是只看局部不看整体，未能由表及里吗？我们知道，大学者都是一个个完整而深邃的个性，在他众多学理的背后支撑的，是一种深刻的人生理念，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没挖掘到这精神的支撑，便入不了理解的佳境。我们又感觉到，大学者的思考，不是平常逻辑的推导。语出惊人，有悖常理，辩证而后闪现出独特的睿智，是时有所见的。而这辩证之法，主要便是转换视角，在整体中在变化中寻找新思路。人文学者的书读多了读熟了，我渐渐形成一种不移的信念：他们不单是理智的思想者，不单是建构系统的理论；他们都有关注社会人生的情怀，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弘扬人的使命和创造。不独俄国学者如此，当今世上确有卓识的学问家概莫能外。我们这些研究者，相应地也须培养一种全面的看人的观点。

此书的第二个长处，是采用语言学与文学相融合的跨学科视角。这是巴赫金学术特点决定的，来源于语文（语言与文学）不分家的传统。并且，他所倾心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因袭，却是偏向语言哲学和文

艺美学的一路,可说独辟蹊径。以学科划线分治他的理论,首先就难以透彻理解。例如,囿于语言学的范围思考对话论,同局限在文学上看复调,都会不得要领,似通非通。而这本书中各部分的论题,几乎全是把一般话语同文学文本相互沟通,把艺术语言同非艺术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用语言哲学的视角透视分析,给读者勾画出很清晰的理论脉络。我觉得,青年研究者这样知难而进,不断扩大学识结构,在博中求精,是一种有远见的表现。在哲学和人文领域,学科走向细密有它必然之理,但如现今这样切割细碎,动辄标榜新学科,俨然独立自足,无须旁顾,恐怕已经是流弊深远。培养人材,小专业,窄基础,自我封闭,结果让人不可能有大眼光去自主创造。说得实际些,这样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研讨巴赫金的学理,也不能适应研讨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句话,面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任务,只有望洋兴叹了。因此,倒不妨借巴赫金研究的契机,多思考一下拓展跨学科多视角的问题。

书里安排有具体的文本分析,还用不小篇幅专门讨论了文本分析的方法问题,是近年学术专著中不多见的,却是颇可圈点的。巴赫金讲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强调可用文本一言以蔽之,意谓学术研究就是同文本打交道。众所周知,他的主要理论建树,正是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引出的结果。换成我们习惯的语言说,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无论是验证成说,置疑论点,推出创见,主要靠文本事实说话,靠自己对文本事实的分析辩证。研究中采用新理念和新视角,也主要体现在文本分析的原则和方法中。本书作者针对不同文本,特别是针对不同的目的和视角,分述了几种文本分析的做法,这在方法论上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感觉在外国语言文学以至文化的研究领域,似乎天然地埋伏着一个陷阱,不知不觉间便会坠入其中。这里存在两类文本,一类是语言文学文化的作品本身,可叫事实文本;另一类是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可叫观念文本,是论语言、论文学、论文化。由于掌握外国文化相当困难,研究者更多是依赖第二类的观念文本,亦即第二手材料。走到极端,完全绕过事实文本,只凭借他人的观念文本,纯“思辨”地编织自己的论著。而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我以为作者处处想着事实文本,首先是巴赫金的文本,其次是与他的理论相关联的这样或那样的语言文学作品,还有可用巴赫金学理加以解剖的文化事实。这才是论巴赫金,不是论“论巴赫金”。

最后说几句对话的问题。据我平时的了解,作者向来喜欢独立思考,爱问为什么,从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总要追求自己独到的领会。研究巴赫金十余载,今天他的确有了些可喜的成绩。我只说一点:他对巴赫金关于对话和狂欢化的理论体系,做出了一种独特的概括,或者说归纳出

一个独特的模式。对话与狂欢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提出的。它们在巴赫金的思想体系中无异是相互关联的,只不过巴赫金本人没有讲到过,正和其他许多问题都没得到他的系统阐发一样。而对话与狂欢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现象,确属文化史上的客观现实;且它们的相互关系可从文化心理、思维模式、认知规律、审美建构等多种角度来加以梳理和整合。这书里就是从思维模式的角度整合上述相关范畴的,并且引进了二元对立、相反相成的分析方法。这样的阐发思路,我认为与巴赫金的文化观是暗合的。他到晚年反复思索人文科学的认识论,从宏观上辨析文化思维的类型,并预测着文化思维的发展趋向。退一步说,书中提出的概括,即便不合乎巴赫金的原意,仍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见解,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接受他人文本时的所谓对话境界,指的就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针对他人文本提出自己的问题,再就此做出自己的回答。这回答已属思想上的创新。对话的目的和对话的价值,全在于推出新意。当然,对话者能提出怎样的问题,他又做出怎样的回答,包含着多大的新意,都是未定之数,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不过,一旦由理解进步到对话的层次,研究者的文本也就值得认真关注了。

写到这里,一种期望油然而生:再经艰辛的努力,作者当会给巴赫金提出更多更大的问题,随之做出更加令人兴奋的回答。巴赫金这类人文学者,在我们思考当代现实问题的时候,能激发灵感之处正多,但需要一些敏锐而刻苦的研究者从中加以点拨。

白春仁

2007年8月31日

前言 理论延续与运用

在西方,巴赫金研究经历了评介、比较、“挑错”阶段;西方的“巴赫金热”推动了俄国本土的研究从“重读”与“挑错”飞跃到“寻根问源”(我国的巴赫金研究总体上看仍然以释、评为主);21世纪的到来开启了巴赫金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用巴赫金的学理来分析和阐释一些文化现象,展望它们的发展趋势,在具体的运用中发展他的理论。这是各国巴赫金研究者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在前两个阶段里已初露端倪。

发展巴赫金的学理,意味着是沿着巴赫金本人的思路,完善他的理论。本书试图借鉴国外巴赫金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着重探析独白思维倾向(主要是惟我型与惟他人型独白思维倾向)与反独白思维倾向(对话与狂欢思维倾向)彼此对立又互依互存的关系。在《论行为哲学》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等哲学与美学论著中,巴赫金重点考察了独白思维诸倾向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发现了对话思维倾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揭示了狂欢思维倾向。不过,巴赫金为了强调某种思维倾向的存在,往往不顾及或者贬低其他思维倾向,譬如对待复调艺术思维时,排斥了独白艺术思维的生命力,再如阐发狂欢艺术思维的时候,几乎把对话思维弃之不顾,以至于好友尤金娜产生了极深的误解,以为他从上帝信仰者彻底地变成了无神论者。当然,巴赫金这么做并没有错,因为揭开某种思维倾向的面纱而沉湎于对其特征的考察中,是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的。然而,这么做却给读者带来了困惑。读者对巴赫金所发现的独白、对话与狂欢思维深以为然,但对他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创作展开的颇为极端的论述又感到不满,究其原因,是巴赫金没有专门谈论过对话、独白与狂欢思维的互动关系,读者从他的学术遗产中看到的,是这些思维倾向各自孤立存在或者只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抛开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而是采用亦此亦彼的思考方式,那么这些思维倾向实际上是互依互存的,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乃至一部作品中这些思维倾向都有可能同时共存。独白思维诸倾向与反独白思维诸倾向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我们的这一立论不但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话理论的内涵,而且为我们创建独特的文本分析法提供了理论依

据,不但有助于我们探究日常生活与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思维活动的特点,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揭示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的创作思维特征。

在一封与友人的书信中巴赫金指出,著作权有争议的文本与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都是在“共同的语言和言语作品观的基础上完成的”(第4卷第539页^①)。巴赫金总体上采用了哲学、语言学与文艺学相交叉的视角,他建立文艺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具体学科的理论,总是隐含着阐述自己哲学见解的目的。由此可见,哲学和语言学对巴赫金的整个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哈贝马斯曾指出,“巴赫金的或多或少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洪堡特观点的语言理论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②。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将以巴赫金哲学思想为纲,以语言学和文艺学为目,在论证巴赫金整个学说具有特殊的体系性的同时,阐明他的哲学—语言学和哲学—文艺学的重要作用,先用具体的实例分析来说明艺术话语和人文话语的对话性的思想,然后用独白思维和反独白思维的互动理论,揭示出对任何文本都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对文学话语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对一些文学经典的研究中,验证我们的发现是否正确。同时我们也将简要分析巴赫金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对其对话观与洛特曼的对话观进行比较。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讲的以哲学思想为纲,指的是把巴赫金的早期哲学与美学论著以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专著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揭示这些论著所着重阐述的哲学问题——依次为独白思维、对话思维与狂欢思维的问题,但我们将不孤立地探讨这些思维倾向,而是力图发现它们内在的紧密联系,从而勾勒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总体轮廓。所以,我们将不会拘泥于对诸如“存在”、“事件”、“建构”、“参与性思维”等个别重要概念的内涵的解释,也不会具体讨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以语言学和文艺学为目,是指在巴赫金哲学思想的开放性体系中研究他的语言学与文艺学思想,特别是以语言学诗学和言语体裁理论为主要切入点,研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探究以独白思维与反独白思维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的文本分析法,主要是俄国语言学诗学分析法、话语对话性分析法、言语体裁的语言学分析法和文艺学分析法、文学狂欢化分析法以及整部文学作品中可能存在复调、狂欢与独白因素的创作特征分析法。

相应地,我们将采取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能进不出”式的“细读

① 《巴赫金全集》(1—6卷)第4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9页。以下出自此全集的引文,均随正文在括号内直接标明卷次和页码,不再另注。

② 哈贝马斯:《我们的访谈:哲学家——自己时代的诊断家》,载《哲学问题》1989年第9期。

法”，即在阐释巴赫金的学术遗产时，力图沿着他自己的思考轨迹，其他学理能不牵涉就不牵涉；二是希望真正达到“进出融会”式的比较法和文本分析法，即在阐明了巴赫金的总体思想以及揭示了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倾向的互动关系之后，努力达到理论与运用的紧密结合。

目 录

前言 理论延续与运用	(1)
第一章 巴赫金学与开放的思想体系	(1)
1.1 巴赫金热与巴赫金学	(1)
1.2 巴赫金思想的意义	(9)
1.3 巴赫金学派后继乏人	(12)
1.4 关于巴赫金思想体系性的争论	(16)
1.5 巴赫金身上的对话、狂欢与独白因素	(21)
第二章 早期哲学与美学思想	(26)
2.1 道德哲学和我与他人	(26)
2.2 审美活动和作者与主人公	(33)
2.3 认识论背景下的巴赫金哲学	(36)
第三章 对话与狂欢的哲学阐发	(42)
3.1 狂欢:以独白对付独白	(43)
3.2 复调:精神对话论	(46)
3.3 笑与语言意识的相对化	(49)
3.3.1 笑与相对化	(49)
3.3.2 语言与相对化	(53)
3.4 现实的狂欢与理想的对话	(56)
第四章 巴赫金的语言哲学	(60)
4.1 当代语言哲学背景下的巴赫金	(60)
4.2 巴赫金论语言学流派	(68)
4.2.1 有争议的文本	(68)
4.2.2 语言学流派划分的比较	(71)
4.2.3 划分流派的哲学基础	(74)
4.3 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75)
4.4 话语理论	(79)

4.4.1	话语及其对话关系	(79)
4.4.2	语言学与超语言学的哲学关系	(88)
4.4.3	话语理论的语言学启示	(93)
第五章	俄国语言学诗学	(97)
5.1	俄国人眼中的语文学	(97)
5.2	俄国语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诗学倾向	(100)
5.2.1	理论诗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位置	(100)
5.2.2	文艺学与语言学的联姻	(101)
5.3	洋腔洋调诗的语言学诗学分析	(106)
5.4	从语言学和文艺学角度看俄国语言学诗学	(113)
第六章	话语对话性分析法	(118)
6.1	文学话语的对话性	(118)
6.1.1	言语的形式	(118)
6.1.2	文学话语的内在对话性	(123)
6.2	人文话语的对话性	(137)
6.2.1	人文话语的特点	(137)
6.2.2	人文话语对话性分析	(140)
6.2.3	“辩证法”与“对话法”	(147)
6.2.4	巴赫金与洛特曼论对话	(156)
第七章	言语体裁理论与体裁分析法	(163)
7.1	体裁问题的历史追溯	(163)
7.2	从语言学视角看体裁的主要特点	(168)
7.2.1	体裁的言语本质	(168)
7.2.2	言语体裁是程式化的话语	(169)
7.2.3	言语体裁是话语的自然存在形态	(172)
7.2.4	体裁与语调	(178)
7.3	从文艺学视角看巴赫金的体裁思想	(182)
7.3.1	长篇小说与语调	(182)
7.3.2	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的体裁之争	(185)
7.3.3	体裁的长篇小说化	(199)
7.4	言语体裁与话语规律	(214)

第八章 狂欢理论与文学狂欢化分析	(217)
8.1 史学视角中的狂欢理论	(217)
8.1.1 “谬论”说与“神话”说	(218)
8.1.2 分歧主因与史学反证	(222)
8.1.3 几点评价	(225)
8.2 狂欢及其民间渊源	(231)
8.3 意识的狂欢化与文学狂欢化分析	(238)
8.3.1 意识的狂欢化	(238)
8.3.2 文学狂欢化分析	(240)
8.4 从狂欢理论看疯癫形象	(250)
 第九章 复调理论与现代小说	(263)
9.1 复调与杂语	(263)
9.1.1 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	(264)
9.1.2 杂语和小说修辞的三个维度	(273)
9.2 《魔山》中的独白与反独白因素	(279)
9.2.1 复调因素	(282)
9.2.2 狂欢因素	(284)
9.2.3 独白特征	(287)
9.2.4 三种因素并存的基本原因	(289)
 结束语	(292)
外文引用文献中外文对照表	(295)
主要人名索引	(308)
后 记	(312)

第一章 巴赫金学与开放的思想体系

俄罗斯语文学副博士巴赫金,从1919年发表《艺术与责任》一文开始,就再也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哲学求索,但长期以来他却只作为一个语文学家闻名于世。文学研究者研究复调小说、狂欢文化、体裁理论时,往往把目光投向它们作为文艺学观念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很少考虑到巴赫金的哲学—文艺学和哲学—语言学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开放的体系。国外学者对巴赫金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总体评价进而发展他的语言学与文艺学理论提供了诸多的思想营养。巴赫金从人的思维方式入手,对西方文学乃至文化发展中独白倾向与反独白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斗争进行了剖析,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欧洲文化发展的简图。

1.1 巴赫金热与巴赫金学

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最早是1957年在米兰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的,第二年帕氏就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1卷)于1973年年末在巴黎问世,次年年初作者便被驱逐出了苏联;还有布罗茨基等人的一些作品,写就于国内,但不见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直到他们移居国外后才得以发表。不少学术理论也在苏联境内或遭封杀或受遏制或被低调处理,但在国外却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巴赫金哲学小组和塔尔图—莫斯科历史—文化符号学派的理论,而在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当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当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巴赫金让人感到神秘,原因很多。从关于他的各种传记中我们概括出了四点:一、生活经历颇为坎坷;二、天赋出众,过目不忘;三、巴赫金哲学小组成员们在学术创作中的“亲密”关系,我指的是那些著作权有争议的文本,是关于心理学、生物学、文艺学和哲学—语言学的一些论著,据说巴赫金是以小组其他成员的名义发表的;第四点,应该说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各国的研究者,无论专业是文艺学、语言学、符号学,还是文化学、心理学,社

会学、传播学等等,都能从巴赫金的学术遗产中,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专著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各种启发。巴赫金的论著可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说他是“20 世纪的理论富矿”^①,并非言过其实。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采矿者们”从俄罗斯本土发展到了意大利和法国,很快又从欧洲发展到了美洲、大洋洲与亚洲,“采掘工作”高潮迭起。

谈到高潮,人们首先会想到“巴赫金的三次被发现”。第一次被发现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巴赫金这个名字在学术界消失 30 多年后再度出现在了苏联的出版物上,更有意思的是率先提及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以前被他树立为批判对象的“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②和维诺格拉多夫^③;第二次是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巴赫金的专著被陆续译介到了意大利和法国,特别是巴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苏联学者推崇备至,保加利亚裔学者克里斯特瓦在 1966 年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在巴尔特开设的“历史话语研究”研讨班上做了有关巴赫金文学理论的精彩发言,次年在法国的《批评》杂志上发表了《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于是她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文化身份,成为向西方理论界传播和介绍巴赫金思想的第一人”^④;第三次是 80 年代初,英美掀起了“巴赫金热(Bakhtin Boom)”,《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批评研究》等杂志纷纷辟专栏甚至出专号评介巴赫金的学术思想。

不过,“采掘工作”虽然早已铺开,但只是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才真正迎来了富有成效的“出矿”期。1993 年俄国哲学界权威杂志《哲学问题》分两期刊登了概述西方巴赫金研究状况的长文,用于分析的专著和文集多达 27 部,除了讨论“拉伯雷和巴赫金”的一部著作出版于 1986 年外,其他论著均是 1988 年至 1992 年间在西方问世的。据作者介绍,这些著作都是“近 5 年来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至于同时期出版的“与阐释巴赫金思想有关的一系列书籍(十几部)”^⑤,由于各种原因未在该文中探讨。1993 年巴赫金的早

① 宁一中:《论巴赫金的言谈理论》,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② 什克洛夫斯基:《赞成与反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7 年,第 221—222 页。

③ 维诺格拉多夫:《修辞学·诗语理论·诗学》,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 年,第 102 页。

④ 秦海鹰:《人与文,话语与文本——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载《欧美文论新论》,申丹、秦海鹰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⑤ 马赫林:《巴赫金与西方概说》,载《哲学问题》1993 年第 1 期,第 111 页注释 1。